

201802

A5
29

馬恩列斯

論經濟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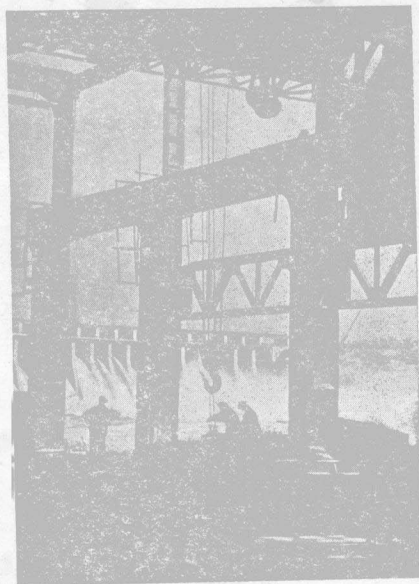
新民主出版社發行

國立中山大學
經濟學系
圖書館

201802

45
29

馬 恩 列 斯
論 經 濟 問 題



新 民 主 義 出 版 社 發 行

馬恩列斯論經濟問題

著者

馬克思、恩格斯、
列寧、斯大林

發行者

新民主出版社

香港干諾道中一二三號

承印者

聚珍印刷公司

香港威靈頓街五十號

定價
港幣
三元

一九四八年八月初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H. 0001—5000

書新版出近最

列寧生平事業簡史	中國共產黨烈士傳	劉志丹故事	小小故事	半灣鐮刀	怎樣做一個好學生	清算蕭軍的反動思想	知識份子的任務與出路
均倫	均倫	均倫	董均倫	董均倫	華均倫	劉芝明	于毅夫
斯大林	列寧	劉少奇等	第二輯	掌握布爾什維克領導經濟的方法	論列斯創造的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列昂節夫

• 書叢識知主民新 •

翰舒	門入治政究研
埃杜	話講治政新
白超狄	社作合的國中
婦魯	講新題問女婦
埃杜	說淺藝文民人

行發社版出主民新

號三二一中道諾干港香

青年修養	大衆讀本	新婦女讀本	小二黑結婚(畫冊)	少年毛澤東(畫冊)	白毛女(畫冊)	春風秋雨(畫冊)
程今吾	謝青	魯婦	米谷	米谷	曹平	文魁

目 錄

一	馬克斯、恩格斯論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一切資本·····	(一)
二	列寧論使無產階級在與不澈底的資產階級 作鬥爭中束縛着手足的危險從何處而來·····	(五)
三	列寧論與資產階級鬥爭的新方式及爲全國統計和監督而鬥爭的意義·····	(二三)
四	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	(三七)
五	列寧論勞動紀律·····	(五〇)
六	列寧論糧食稅·····	(五二)
七	列寧論國家資本主義·····	(九七)
八	列寧論合作制·····	(一〇〇)
九	斯大林論新經濟政策與國家資本主義·····	(一〇九)

十	斯大林論農民合作社化……………	(一二七)
十一	斯大林論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的經濟政策……………	(一二一)
十二	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與工業化……………	(一二三)
十三	斯大林論實現共產主義綱領……………	(一二九)
十四	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個問題……………	(一三五)
十五	斯大林論農民問題與工業發展問題……………	(一六四)
十六	聯共黨史論新經濟政策……………	(一六七)
十七	斯大林論集體農莊底本質問題……………	(一七三)
十八	斯大林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	(一七八)
十九	斯大林論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	(一九一)

一 馬克思、恩格斯論從資產

階級手中奪取一切資本

——摘自共產黨宣言——

無產階級將運用自己的政治統治，爲着一步一步地從資產階級那兒奪取一切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裏，就是說，集中在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註一】，而儘可能迅速地增殖生產力底總量。

自然，要能實現這些，起初只能向財產權與資產階級生產關係採取強制的侵犯，就是，採用一些辦法，這些辦法在經濟上好像是不充分的與脆弱的，但在運動底進程中，它們將超越它們本身，並且作爲着變革整個生產方式的手段，它們是不可避免的。

這些辦法，在不同的國度中，當然是不同的。

但是，在最先進的國度中可以差不多到處採用下列辦法：

- 一、剝奪土地所有權，以地租充國家支出之用。
- 二、徵收高度的累進稅。

三、廢除承繼權。

四、沒收一切亡命者與反叛者底財產。

五、經過國家資本的與完全壟斷的國家銀行去集中信貸於國家手中。

六、集中運輸機關於國家手中。

七、根據總的計劃，增加國家工廠與生產工具的數量，開墾土地與改善土質。

八、一切人有同樣的勞動的義務，建立產業軍，特別對於農業。

九、把農業與工業聯合起來，促進城市與農村的對立【註二】逐漸消滅。

【註一】在特別地劃出這一句時，列寧寫道：『國家，即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論國家』）。當馬克思說『獲取民主』時，他是指『無產階級民主』——在估計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經驗之時，馬克思發展了和具體化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在那裡（參閱『拿破崙第三政變記』），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資產階級國家機關，而應當加以『打破』與『毀壞』（參閱『馬恩選集』第二卷）。更後，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參閱『法蘭西內戰』，『馬恩選集』第二卷），馬克思說明了這種國家機關的特點（公社式的國家），無產階級就用這種機關去代替它所破壞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壓迫機關。（參閱列寧：『國家與革命』）——原編者註

【註二】自一八七二年版起，『對立』一字改爲『差別』。——原編者註

十、對於一切兒童，實施公共的免費的教育，取消現有形式下的廠內童工勞動，教育與物質生產聯系起來等等。

當在發展進程中，階級差別歸於消滅，一切生產都集中在個人所結成的團體手中時，公家的權力便將失去自己的政治的性質。政權，在字的本意上講來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必然地團結成階級，如果無產階級經過革命把自己變成統治階級，而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強力去廢除舊的生產關係，那末，同着這種生產關係一起，無產階級也使消滅了階級對立底存在條件，以及一般地階級底存在條件【註】，因而也就消滅自己的作為階級的統治。

代替舊的資產社會與它的階級及階級矛盾而起的，將是這樣一種團體，其中，每個人底自由發展是一切人底自由發展的條件。

在德國當資產階級還革命地行動的時候，共產黨人和它一起反對專制君主政體、封建的土地私有權和反動的商人。

可是它二分鐘也不放鬆在工人中造成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敵對的對立底更清楚的意識，

【註】自八七二年版起改為：『那麼，同着這種生產關係一起無產階級也使消滅階級對立底存在條件，一般地消滅階級，因而也就消滅自己本身的作為階級的統治。』——原編者註

以便德國工人們能够立即利用資產階級統治所不得不帶着同來的社會的與政治的條件來作爲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國的反動階級之後立即開始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鬥爭。

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主要的注意放在德國，因爲德國處在資產階級革命前夜，因爲德國完成這個變革是在一般地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有比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法國發展得更好的無產階級。因此，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直接的前奏。

總之，共產黨人贊助任何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

在所有這些運動中，他們把財產問題提在第一位，作爲運動的基本問題，不管它的發展的形式到什麼程度。

二 列寧論使無產階級在與不澈底的資產階級

作鬥爭中束縛着手足的危險從何處而來

——摘自列寧『兩個策略』第六章——

馬克思主義者是絕對確信俄國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質的。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那些成了俄國所必需的政治制度上的民主改革與社會經濟上的改革，就其本身講來，不僅不意味着毀壞資本主義，毀壞資產階級的統治，相反地，這些改革會第一次真正地給資本主義掃清基地使其獲得廣泛而且迅速地、歐洲式的而非亞洲式的發展，它們會第一次使資產階級這一階級的統治成為可能。社會革命黨人不能不了解這個思想，因為他們不知道關於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規律的起碼常識，他們看不見：甚至農民起義完全成功，甚至爲着農民利益和按照農民願望把全部土地再分（如『黑色再分』或這一類的什麼），也絲毫沒有消滅資本主義，相反地，而是推進資本主義發展和加速農民本身的階級分化。不了解這個真理，就使社會革命黨人成爲不自覺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代表者。堅持這個真理，對於社會民主黨是具有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政治上的巨大意義，因爲從這裏推論出：無產階級政黨在當前『一般民主』運動中必須有完全的階級獨立性。

但是，從這點絕對不可推論出：民主革命（按其社會經濟內容講來是資產階級革命）對於無產階級沒有呈示着巨大的利益。從這裏絕對不可推論出：民主革命不能既以主要有利於大資本家、財閥和『開明』地主的形式出現，又以有利於農民和工人的形式出現。

新火星派是根本錯誤地了解資產階級革命這一範疇的內容與意義的。在他們的議論中經常滲透着這個思想：資產階級革命似乎是只能對資產階級有利的革命。然而這種思想是最錯誤不過的了。資產階級革命是不超越於資產階級的，即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範圍以外的革命。資產階級革命表現着資本主義發展底需要，它不僅不消滅資本主義底基礎，相反地，而且擴大和加深這個基礎。因此，這種革命不僅表現着工人階級底利益，而且也表現着整個資產階級底利益，因為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統治在資本主義之下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有充分理由可以說：資產階級革命表現無產階級利益，不如表現資產階級利益之多。但是那認為資產階級革命一點也不表現無產階級利益的思想，却是完全荒謬的。這個荒謬的思想或者歸結到老朽的民粹主義理論：資產階級革命是與無產階級革命相背馳的，因此我們不需要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這個思想或者歸結到無政府主義，否定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政治、對於資產階級革命、對於資產階級議會制度作任何的參加。在理論上這個思想忘却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商品生產基礎上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可避免的初步原理。馬克思主義教導說：以商品生產為基礎並與文明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交換關係的社會，在發展到一定階段時，

自身就不可避免地走上資本主義底道路。馬克思主義毫無轉環地摈斥了民粹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這些胡言亂語：例如，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可以不必經過在資本主義底基礎上和範圍內的階級鬥爭的道路，而可以採取別的什麼道路來跳出或跳過這個資本主義。

所有這些馬克思主義原理，不論是一般講來，或特別對於俄國講來，都是十分詳細地被證明了和解釋了的。而從這些原理可以推論出：那認為除了在資本主義向前發展中可以在任何其他地方爲工人階級尋找救星的思想，乃是反動的。在俄國這樣的國度裏，工人階級苦於資本主義，遠不如苦於資本主義之發展不夠。因此，工人階級是無條件地利於資本主義底最普遍、最自由、最迅速的發展。消滅一切阻礙資本主義底普遍、自由和迅速的發展的舊制度殘餘，對於工人階級是無條件地有利的。資產階級革命正是這樣的一種革命，這種革命是最堅決地消滅舊制度殘餘、農奴制度殘餘（屬於這些殘餘的，不僅是專制制度，而且是君主制度），這種革命是最充分地保證資本主義底最普遍、自由和迅速的發展。

因此，資產階級革命對於無產階級是極其有利的。從無產階級的利益着想，資產階級革命是無條件地必要的。資產階級革命愈是完全和堅決，愈是澈底，則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而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就愈有保證。只是對於那些不知道科學社會主義起碼常識的人，這個結論才也許顯得是新奇的或古怪的，似是而非的。而從這個結論中也可以推出這個論點：在某種意義上，資產階級革命

對於無產階級較之對於資產階級更爲有利。正是在下列意思上這個論點是毫無疑義的：對於資產階級有利的，是依靠若干舊制度殘餘，如君主制度，常備軍等等來反對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有利的，是使資產階級革命不太堅決地掃除一切舊制度殘餘，而留下其中若干殘餘，這就是說，是使這個革命成爲不完全澈底的、不進行到底的、不堅決的和不是無情的，這個思想，社會革命黨人常常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他們說：資產階級自己叛變自己；資產階級出賣自己事業，資產階級不能够實行澈底的民主主義，對於資產階級更爲有利的，是使在資產階級民主方向中必要的改革，進行得緩慢些、漸進些、多所顧忌些和不堅決些，經過改良底道路而不經過革命底道路；是使這些改革對於農奴制度底各種『尊貴』機關（如王朝）儘可能地多所顧忌些；是使這些改革儘可能地少發展平民、即是農民、特別是工人底革命的自動性、主動性和精力，因爲要不然的話，工人將更容易如法國人所說的『把槍從這一肩頭換向另一肩頭』，這就是說，更容易用資產階級革命所供給他們的武器，用這個革命所予他們的自由，用那些在已把農奴制度掃除了的基礎上所產生的民主機關，倒轉去反對資產階級本身。

相反地，對於工人階級更爲有利的，是使在資產階級民主方向中的必要的改革，恰恰不是經過改良的道路，而是經過革命的道路來進行。因爲改良的道路，是遲滯的道路，遷延的道路，使人民機體中腐朽部分的消亡緩慢得難堪的道路，是迅速的而對於無產階級最少痛苦的割治的道路，是直

接割去腐朽部分的道路，是對於君主制度以及與之適應的卑污齷齪的、腐敗不堪的、臭氣薰騰的機關最少讓步和最少顧忌的道路。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國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出版物不僅由於顧及書報檢查，不僅由於畏懼當局，才悲嘆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害怕革命，拿革命去恐嚇沙皇，想法避免革命，卑曲詞諛以求得可憐的改良來作為改良道路的基礎，站在這種觀點上的，不僅是『俄國新聞』、『祖國之子』、『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時代』，並且是非法的、自由的『解放』雜誌。資產階級這一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地位本身，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它在民主革命中的不徹底性。無產階級這一階級的地位，迫使它成為徹底的民主主義者。資產階級回顧過去，害怕民主的進步，因為這個進步有使無產階級強大起來的危險。無產階級除了一副鎖鏈之外不會失掉什麼，而它憑藉民主主義所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因此，資產階級革命在其民主改革中愈是徹底，它就愈少限於專門對資產階級有利的範圍。資產階級革命愈是徹底，它就愈能保證無產階級與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

馬克思主義教導無產階級不要脫離資產階級革命，不要不參加這個革命，不要把這個革命的領導權委託給資產階級，相反地，而是要最有力地參加這個革命，最堅決地從事鬥爭，為了實行徹底的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為了把革命進行到底，我們不能夠超出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範圍，可是我們能够大大地擴張這個範圍，我們能够而且應當在這個範圍之內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奮鬥，為無

產階級的直接需要以及爲準備它將來完全勝利的力量這個條件而奮鬥。有各式各樣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君主派的地方自治局紳董、上議院底擁護者，『請求』普選權而暗地裏却秘密與沙皇商妥那種殘缺不全的憲法的，是資產階級民主派。手執武器反對地主和官僚，以『幼稚的共和主義作風』主張『驅逐沙皇』的農民，也是資產階級民主派。有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既有德意志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也有英吉利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既有奧地利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也有美利堅和瑞士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果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忽略了民主主義底各種程度之間的及其各個形式底各種性質之間的差別，而只限於『賣弄聰明』，認爲這橫豎是『資產階級革命』，橫豎是『資產階級革命』底果實，——那他就會是刮刮叫的馬克思主義者了。

而我們的新火星派，就正是這樣的以其近視誇耀的聰明才子。在必須善於分清共和革命資產階級民主派與君主自由資產階級民主派之間的差別——更不用說不澈底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與澈底的無產階級民主主義之間的差別——的地方和時候，他們恰恰還只限於談論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當大家談到要在當前革命中給與民主主義的領導，要強調先進的民主主義的口號以別於司徒盧威先生【註】

~~~~~  
【註】司徒盧威（生於一八七〇年），——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是『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在一九

〇五年是立憲民主黨的活動家與立憲民主黨的雜誌『解放』的編輯。在內戰時代，是鄧尼金與佛蘭路爾白黨『政府』底部長之一，是反革命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底組織者。

及其一夥的變節的口號，要直接而且尖銳地指出無產階級與農民底真正革命鬥爭底最近任務以別於地主和工廠主底自由主義的居間生意的時候，他們却滿足於——好像他們事實上變成了『套子裏的人』【註】了——憂鬱地談論『各個對立階級相互鬥爭的過程』。先生們，你們所忽略了的問題底本質，現在是在這裏：我們的革命將以真正偉大的勝利還是以僅僅可憐的妥協分贓而完結，我們的革命將達到無產階級與農民底革命民主專政還是耗盡力量在自由派施波夫式的憲法上面！

初看起來也許顯得是：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是完全離開了我們的題目，然而只是初看起來才顯得如此。事實上，現在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底社會民主黨策略與新火星派代表會議所制定的策略之間已經完全顯露出來的原則分歧的根源，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當火星派現在在決定革命時期中的對於工人政黨無比地更複雜、更重要和更緊要的策略問題之下復活了經濟主義底錯誤，他們已經不是倒退兩步，而是倒退三步了。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必須以全部注意力來分析上面所提出的問題。

【註】『套子裡的人』——俄國柴霍夫底同一名稱的小說中的主人翁——教員別里可夫，不管熱天與冷天，出門時候總是帶着橡皮套鞋、棉大衣，並且帶着雨傘。害怕『發生什麼事情』，別里可夫避免一切事物、一切超出沙皇文告的範圍與他自己灰色的庸俗的生活之外的事物，就好像避免瘟疫一樣。